

SHANDAIJIDU

张成扬 著

善待嫉妒

SHANDAIJIDU

伴你：走向成熟的嫉妒心理学
助你：走向成功的嫉妒心理学

古人说妒，今人说妒，说者自说，妒者自妒。
你妒我妒，世人争妒，险象环生，毁在无度。
你若不嫉，我若不妒，太平世界，如虎食素？
妒而有源，治而有术，敢问说者，症结何处？

浙江教育出版社

本书上篇获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2005 年度一般课题立项
本书下篇获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2003 年度重点课题立项

善待嫉妒

SHANDAIJIDU

张成扬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待嫉妒 / 张成扬著.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338-7105-5

I. 善… II. 张… III. 嫉妒—心理学 IV. 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2643 号

善 待 嫉 妒

张成扬 著

责任编辑 周 俊
封面设计 曾国兴

责任校对 雷 坚
责任印务 温劲风

-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310013)
-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 开 本 710×1 000 1/16
- 印 张 27
- 插 页 3
- 字 数 415 000
-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
- 印 数 0 001-3 000
-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8-7105-5
- 定 价 38.00 元
-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e-mail: zjyy@zjcb.com

网 址: www.zjeph.com

序 言

西方有句谚语：假如嫉妒是一种热病，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会病倒。

中国也有句谚语：谁的舌头不磨牙？

嫉妒在世界各国都是相当普遍的。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与观念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种变革，一方面，为人们消解嫉妒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性嫉妒、群体性嫉妒乃至嫉妒犯罪，一时间相对更加突出与集中。1992年12月14日新华社以《嫉妒卑劣 雇他人杀害对手；法律无情 主谋者被判死刑》为题的“首例”电讯发表后，湖南长沙的那一声枪响已沉寂十多年，但全国各地触犯刑律的妒害事件每年有增无减：某地县委书记，因嫉妒先于自己升迁的同级官员而向上级写黑信；广东一家医院的外科副主任万元买凶，交待其专砍本院一位医术超过自己的外科新秀的双手；某大学女研究生，因嫉妒同学出国，愤而刺杀其推荐导师；陕西凤县年仅15岁的初中女生，因嫉妒同学成绩突出而暗下毒手；特别是南京汤山个体餐饮户，因嫉妒经营对手生意兴隆而黑夜投毒，竟酿成300余人中毒、42位无辜群众丧命的严重事件……

难怪，人们都诅咒嫉妒！

然而，诅咒与子弹均不能“消灭”嫉妒，只会使嫉妒更狡猾、更隐蔽。

怎么办？有没有消除嫉妒“危害”的方略？

不能不承认，与嫉妒的步步“紧逼”相对照，人类对嫉妒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在许多方面基本上还是亟待开垦的处女地。

嫉妒问题是人类长期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人类出现之前，阻碍类人猿“实现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雄者的嫉妒”（恩格斯）；人类出现之后，人类一直在竭力避免自己“由于性关系中的嫉妒而产生的毁灭性影响”（利昂·威廉斯）；当今社会，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虽已今非昔比，而嫉妒却仍纷至沓来，困惑着无数年长年少位尊位卑的男男女女们，并且依旧“也会危害人类”（洛林·马泽尔）。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人类历史的发展，至今已形成过约三千种可

以区分的文化,而每一种文化,据说大都曾以各自的语言对人类的嫉妒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表述。英国当代学者大卫·刘易斯认为,嫉妒“存在于每一个种族、每一种文化、每一种社会和每一种文明中”。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于1884年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七年后,他利用该书第四版修订之机,补充论述了人类嫉妒的强弱消长与人类社会、婚姻形式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对人类嫉妒的“发展”作了相当精彩、相当充分、篇幅也相对较长的饶有趣味的概括。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触及嫉妒最多的一部著作。列宁认为,它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的”。

嫉妒在人类进化、婚姻形式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如果没有嫉妒或没有对嫉妒的各种有力抑制与有效化解,人类社会可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应当说,生物的进化并没有终止;嫉妒的某些作用与影响,有许多很值得我们作更深入、更全面、更科学的研究与解释的地方。遗憾的是,从学术角度看,过去研究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学者及研究嫉妒的学者,大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的这一有关嫉妒的重要思想。

我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嫉妒问题,内容相当丰富,几乎触及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嫉妒问题的方方面面,涉及文学、语言学、文字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宗教学、伦理学、医学、药学、法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多门学科。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部成书的《易经》,虽然尚未明确出现嫉妒这一概念,却以象征手法蕴涵了奴隶社会丰富的嫉妒思想与文化。嫉妒这一概念在我国最早是以“冒疾”二字出现在《尚书·秦誓》中的。两千六百年前,秦穆公(任好)——一个奴隶主贵族统治者——以其清醒的人才观、战略观分析了嫉妒在敌我双方政治、军事斗争中的特殊作用。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准确记载的关于嫉妒的沉痛讲演,对后世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我国比较系统的嫉妒专论的正式形成,是在东汉末年,主要代表就是哲学家王充《论衡·累害》篇与思想家王符《潜夫论·贤难》篇。特别是后者,作者在《叙录》中明确表示,其写作《贤难》篇的根本动机在于揭示封建社会嫉妒为害之惨烈,“惟贤所苦,察妒所患”。王充与王符的嫉妒论,较之英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弗兰西斯·培根的那篇举世闻名的

《论嫉妒》(1597年前后)——早了近16个世纪。此后,直接题名或未直接题名的嫉妒论也有十多篇,如葛洪、刘昼、韩愈、柳宗元、黄道周、俞正燮、龚自珍等人的作品。与培根同时代的我国明清之际的哲学家黄道周的《性无嫉妒论》,清末学者俞正燮的《妒非妇人恶德论》、清代陈元龙的《妒律》及其《妒律小序》等,都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几篇。我国古人对于嫉妒治理的探究,更可谓锲而不舍。从《山海经》、《灵枢经》、《伤寒论》、《人物志》,一直到《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无不体现了古人悉心观察、细心治理嫉妒的一片苦心。那些士大夫们,即使位高权重,也依然重视嫉妒问题:商鞅的“依法治妒论”、诸葛亮的“将帅戒妒论”、王安石的“妒可亡国论”、张养浩的“官无媚嫉论”和曾国藩的“终生克妒论”等,都阐明了这些居于权力巅峰的“高官”们是如何重视嫉妒问题的。“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的这首著名的《浪淘沙》,则代表了那些虽屡遭妒害而不屈不挠、充满自信的文人。至于一生成功地躲过妒害,并把“不嫉妒”写进“遗令”(遗嘱)的,中外历史上恐怕唯有曾国藩了。

可惜,我国古人这种可歌可泣的努力与贡献却鲜为世人所知。

奥地利学者赫尔穆特·舍克所著的《嫉妒与社会》(初版译为《嫉妒论》)洋洋数十万言,内容涉及五大洲,在西方被誉为20世纪资料丰富、不同寻常的书,其引用中国人对嫉妒的认识,竟只有《老子》的两句话,且不甚妥帖。中国古代嫉妒文化对于像舍克这样的大学者来说尚且如此陌生,更遑论寻常百姓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把它们一一梳理出来,才便于世人阅览、借鉴或研究。我国现已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心理学史、人物评传等,均无现成资料可供参考,要自己在“烟海”中游泳。本书上篇,也算抛砖引玉吧。

诚然,嫉妒是个古老而又寻常的话题,数千年来中外无数智哲贤能、骚人迁客,不知对其发了多少议论,或以哲理阐幽发微,或以激情谴责痛斥,或以道德约己束人,或以形象留待评说,或以学理论证剖析……但说者自说,妒者自妒,不绝如缕。嫉妒,由莽莽苍苍的原始非洲一路“爬”行“走”来,它究竟是什么?

如从我国汉代文字学家许慎算起,到当今《现代汉语词典》问世前后,中国人给嫉妒以界说的努力,虽已历经一千八百余年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但迄今为止,无论是我国大陆学者编辑出版的极具权威的大中型语文、百

科工具书,抑或我国台湾学者编辑出版的颇具代表性的语文工具书,它们对嫉妒的解释实在无法令当代读者满意。更有甚者,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和此后编辑出版的某些心理学百科全书,虽卷帙浩繁,分类颇详,却难以找到任何一个有关嫉妒的词条来。而西方国家的许多语文或专业工具书,如《德语词典》、《牛津英语词典》与瑞士的《哲学概念辞典》等,对此都有详尽的解释。我国学术界与辞书界对于这样一个古老而寻常的概念,存在如此不同寻常的状况,似乎说明,人们对嫉妒的认识与研究,确实还有待继续努力。

笔者在先行者们的启发下,结合个人的调查与研究,初步把嫉妒的基本特性概括为“两说十性”。“两说”,即嫉妒界说、嫉妒质说,是对嫉妒特性作一般概括;“十性”,即嫉妒的原始性、普遍性、阶段性、指向性、距离性、攻击性、节律性、危害性、可识性和可治性,是对嫉妒特性作具体剖析。

毋庸讳言,笔者“两说十性”可能并未穷尽嫉妒的特性与特征,也可能未必尽是嫉妒的特性与特征。但它确是笔者努力以一个现代人的理性目光,对嫉妒所做的一次全方位的“扫描”。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笔者竭力用多学科的“色彩”与语言清晰地“告诉”你嫉妒“是什么”。本书下篇的“两说十性”,是笔者在嫉妒研究方面的初步尝试。

嫉妒,包括性嫉妒,并非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夫一妻制的独有现象。在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性嫉妒是私有制与一夫一妻制的产物。实则不然,它的存在,可以上溯远古沧桑。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中,它或强或弱,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妒忌是种感情状态,如悲伤一样,可以归结为是正常的”(弗洛伊德)。怎样解释这种“正常”?“没有”嫉妒是“正常”的吗?所有人的所有嫉妒都是“正常”的吗?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嫉妒产生的机制也暂付阙如。

笔者基于嫉妒界说和嫉妒质说,对嫉妒产生与变化的条件、机制有一个初步构想。笔者认为,嫉妒是个体对刺激的一个适应系统的运作过程,这个系统受社会力量、嫉妒客体与嫉妒主体的认知评价和遗传基因等多种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其连续运作的结果即是嫉妒情绪的产生;而它的产生,反过来又推动该系统新一轮运作,循环往复,直至以某种方式化解、释放出去或暂时压抑下来。所以,嫉妒的产生与变化,既有客观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也有主观的认知因素;既有心理因素,还有生理因素,等等。

与嫉妒的产生相联系,对嫉妒的消解、治理更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一蹴而就。我国古人疗妒药方的无效,以色列人消妒社会实验的失败,均不能说明嫉妒无法消解与治理。今日看来,那些基本上属于“扬汤止沸”、“隔靴搔痒”的方法,反而说明人们对嫉妒属性的认识,可能还有一定距离;须知“只要人类继续发展人际关系,嫉妒总会产生”(布恩哈特),此言不虚。但是,不能由此得出“嫉妒根本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发勃,1973)的悲观结论。现实生活中,有需治而能治的嫉妒,有不治而自“愈”的嫉妒,还有重在引导的嫉妒。世界上恐怕没有无可救药的嫉妒,只有“药”不对“症”的所谓治理。人类的嫉妒实在是人类“痛苦的表现,那是在茫茫黑夜中跋涉者的痛苦”(罗素)。人类的嫉妒,要靠人类及其合力把它导向理智的彼岸。

认识嫉妒,才能善待嫉妒;善待嫉妒,才能形成社会合力,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恩格斯)。

本书努力的目标与基本意义,大约也正在于此吧。

人类之妒有其共性的一面,自然也有其个性的一面。如何认识、如何正视、如何处理、如何化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嫉妒,确需学者们融会古今、贯通中外地研究。奥地利人舍克与美国人罗尔斯的研究,均触及了嫉妒与社会政策等敏感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公众展开过持续十多年的“嫉妒与平等”公开大讨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后,报刊上也断续展开过长达数年之久的与改革开放相联系的有关嫉妒的大讨论。近几年来,我国报刊上关于腐败现象的社会学分析的文章中,不断有学者提出作为“人性缺陷的嫉妒心理”对腐败官员及一般群众心态失衡所起的“催化”作用问题;社会的仇富心态与嫉妒的关系问题;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引发的群体性嫉妒问题。前述两次“专题讨论”,是人类思想、政治、文化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现象,或者说,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现象。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但历史的规律不能抗拒。

在嫉妒问题上这种历史的相似之处,说明了在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利益格局的调整、价值取向的变化、道德观念的冲突,人们的嫉妒心理与行为往往会突显出来,引起公众的关注与不安,产生重新认识并进而化解自己与他人嫉妒的迫切要求。因此,对历史与现实、古代与现代、国内与国外的嫉妒现象及有关理论,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与再研究,和读者一起思索嫉妒发生、发展、变化与消解的种种条件、特点与规律,探索嫉



妒与社会、嫉妒与人生、嫉妒与人格整合等各方面的关系与影响,对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笔者不甘寂寞,不揣浅陋,不无视历史,不回避现实,既阐释了古人的嫉妒观,又评点了今人的嫉妒观,也论证了自己的嫉妒观,勉力草就这个相对系统、相对新鲜的嫉妒之研究框架。俗话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个“研究”,尚有两个“卖点”吆喝:一曰,不一般化地诅咒嫉妒,而将嫉妒置于人类进化,社会发展,历史、政治与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解读与善待;二曰,这种认识、解读与善待,借助于多学科的交叉渗透,纵横开阖。如果说,上篇是“纵”,则下篇是“横”;“两说”是“合”,则“十性”是“开”。这种多学科的融合交汇,对笔者而言,与其说是学术研究的趋势,毋宁说是嫉妒研究的必然,亦是本“研究”与彼“研究”的不同之处。

青萍一点微微发,万树千枝和根拔。

嫉妒的生成,似此。

嫉妒的治理,似此。

嫉妒的研究,亦应似此。

张成扬

2006年10月2日晚于温州大学



言

一 自从打开潘多拉 ——人类从认识嫉妒开始认识自己

“Pandor! Pandor!...”

公元 1994 年 4 月 22 日,世界各大通讯社竞相报道的一条新闻都离不开这个名字: Pandor(潘多拉)。这是一位倾城倾国的美女的芳名,更是一个令人战栗的远古故事。希腊总理在这一天访问美国时,亲手赠给美国总统的就是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礼品——潘多拉匣子。

据潘多拉匣子的制作人塔拉加尼斯说,这只匣子价值 1000 万德拉克马,是玲珑剔透的纯水晶制品,四角镶嵌昂贵的白金,衬以精刻细镂的核桃木座,匣中亭亭玉立着 5000 年前古希腊一座雕像的复制品。整个礼品的灵魂,体现在匣面上以英文和希腊文同时深镌着的一个令人永远激动的词:希望,希望,希望……

然而远古的那只潘多拉匣子并非像今天这般美好透明,那只匣子就是人类灾难的渊藪。一位记者在报道赠送潘多拉匣子这条新闻的背景材料时这样写道:“当年,匣子里面的疾病、疯狂、嫉妒等一切祸患,全部飞了出去……”那时,人类面临的是怎样一种恐怖啊?

这种恐怖,今天并没有从地球上完全消失。

让我们重温人类童年的故事吧。

人类真诚的朋友普罗米修斯,从守卫森严的奥林匹斯山上,盗回被万神之父宙斯自人间取走的火种,并巧妙地将火种藏在芦苇管里,又悄悄地带到人间,希望重新给人类送回幸福与欢乐。然而,这个欺天之举,不仅使自身招致高加索山上的三万年磨难,也使人间在取得火种的同时,遭到无穷无尽的飞灾横祸。



当宙斯知道火种已被盗回人间，便大发雷霆之怒，决心给黎民百姓一点“颜色”看看。他命令儿子——火神赫淮斯托斯用泥土和水捏成据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千娇百媚的凡间女子，取名潘多拉(Pandor)，意即具有一切天赋的女人。接着，诸神忙碌起来，各显神通，分别赐予潘多拉以美丽与魅力、虚伪与辞令、阴险与狡诈，以及令人目眩的服饰。总之使她具有败坏人类的一切天赋。

一番紧锣密鼓之后，宙斯便将貌似天神的潘多拉嫁给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嫁妆竟是一只神秘的匣子。普罗米修斯深感事有蹊跷，警告弟弟不要接受这桩婚事。可是弟弟已被潘多拉无比美妙的“天赋”和如花似玉的姿色，弄得神魂颠倒，哪里还听得进哥哥的忠告。正当宴尔新婚之夜，潘多拉终于打开神秘之匣，顷刻间，各种闻所未闻的罪恶、灾难、祸害、疾病、疯狂和嫉妒纷纷扬扬如滚滚烟尘飘向四面八方……潘多拉也被这可怖的景象吓呆了，惊慌忙乱中双手颤抖着急急关上匣子，却又把匣中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扣在了匣子底部。从此，天上人间灾祸频仍、疫病流行，却苦苦寻不见那美好的希望之所在。

与此同时，天上诸神也在劫难逃，先后“染”上嫉妒，一场场因嫉妒而引发的恶战，在广袤无垠的天幕下轮番演出。那位法力无边、地位显赫的最高天神宙斯的妻子赫拉，也未能幸免于丈夫一手制造的大灾难，成为各路天神闻风丧胆的嫉妒天后，而她的种种风流嫉妒韵事，又无不与她的偷香窃玉的丈夫宙斯相关，从而不断给她丈夫的每一次偷情制造些麻烦，形成连宙斯自己也始料不及的“嫉妒怪圈”。凡是与宙斯发生性关系的女子，不论其是天上神女，还是人间闺秀，不论是心甘情愿，还是情势所迫，赫拉都不放过。她因为嫉妒，曾把美丽的神女卡利斯托变成了大母熊；她把国王的爱女塞墨勒无情地烧为灰烬；她把妩媚的月神伊俄变成小母牛，即使如此，还不能消尽心头妒恨，又自身变化为一只硕大奇异的牛虻，刺得小母牛四处奔逃，一直逃到埃及，宙斯才得以将她恢复原形；神女厄科最是无端受难，她与赫拉正在谈话的当口，不料宙斯乘机溜到女神们那里寻欢作乐，于是赫拉迁怒于厄科，把嫉恨一股脑儿发泄到她的身上，使其喉痛音哑，有口难言，从此变为回声的化身……这仅仅是天上“嫉妒大战”的短短一幕。

自从嫉妒这个怪物在人间落地，便“忠诚”地执行起宙斯的旨意，无情地折磨着凡尘中的男男女女们。人间的嫉妒虽没有天上诸神的嫉妒那般波

澜壮阔、倒海翻江,但是也云谲波诡、斗尽心机……

或许嫉妒是从女性的纤纤细指下由匣内“解放”出来的吧,所以,它对人间的女性似乎特别地多一点钟情。聪明的中国古代先哲们,依稀从希腊诸神那里“悟”到了一些什么消息,于是穿凿附会,便把汉文“嫉妒”二字均加上了“女”字旁,至今仍令女士们娇羞微嗔,男士们得意忘形。无独有偶,同中国一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巴比伦,称男人的第二位妻子 ashshetu 或 esirtu,意即“竞争者”、“争风吃醋者”的意思。希伯来语竟直呼男人的第二位妻子 sarot,意即“嫉妒的同伙”。

显然,古代中国人和巴比伦人对嫉妒的认识是片面的、感性的。那么,从潘多拉匣中逃出的嫉妒这个怪物究竟是什么?

这已成为历代贤哲们长久探索的主题。当代的学者们还在继续着这一探索。

我们的太史公司马迁首先记载了氏族公社时期中国的大圣人虞舜,因其继母弟弟象的嫉恨而险些丧命的传说,这大约是为史家记录在案的人类最早一桩嫉妒事件;古希腊学者柏拉图于纪元前4世纪就开始了关于诸神的“神性”,即嫉妒问题的研究;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老师的衣钵,深入研究了人的嫉妒的产生及其特性;而他们师生二人的研究,又都是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进行的。据说苏格拉底夫人的妒性之烈是少见的,她在炉火烧起时可以当众把盆中水向哲学家头上猛浇,令我们的哲学家由难堪而苦笑:“这是一场不正常的雷雨。”“雷雨”让哲人饱尝嫉妒之苦涩,同时也激发了哲人研究嫉妒之热情。总之,人类有史以来就面临嫉妒的纷扰,因而,也未曾间断过嫉妒之研究。考古学家利昂·威廉斯在《面向生存的挑战》一书中写道:“有史以来,人类一直在试图使自己本身及人类社会免受由于性关系中的嫉妒而产生的毁灭性影响。”

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人伏尔泰曾告诉他的同胞:“匣子里边盛着一切痛苦和灾难,在匣底留下了希望,实际上是一个美妙的比喻。”([法]伏尔泰:《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9页)“比喻”什么?这位曾在辞典中给嫉妒作过界说的哲人没有作进一步说明,似乎也没有必要说明,留给他的同胞去做“思想者”,也留给地球村的人一片思索的空间。人类至今还在思索着,这或许就是前面提及的“希腊礼品”的深长含义。

那么,人类有没有办法从潘多拉匣底讨回降嫉伏妒的希望?



这似乎又是蠢人的提问。记得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蠢人总是提出千百年前聪明人已经回答了的问题”。但是,就嫉妒问题来说,千百年来聪明人的回答虽不绝于耳,“蠢人”的提问却从未间断。那是因为问者固然未能摆脱嫉妒的折磨,答者也未能逃脱嫉妒的困扰。说者自说,妒者自妒,如此而已。潘多拉之匣有待我们去重新打开。

古代的神话毕竟是神话。

同其他古代种种神话与传说一样,潘多拉无疑是人类自然崇拜的产物,是人类的童年时代试图认识灾难、解释灾难,以期消灾弭难的反映;也是童年时代的人类试图认识自我、解释自我,祈盼自我更加完善的表现。我们的先人在古老的《山海经》中明确记载的治妒之物,便是最为有力的证明。“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和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切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从而创造了许多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2页)我们的祖先无法解释自己,更无法解释自己的嫉妒;他们希望快乐,希望排遣令自己不快的嫉妒。于是,他们便把嫉妒视作可怕的“自然力”,成为与神灵有关的怪物与灾难,但是,又心余力绌地把解决嫉妒的希望“闷”在神秘的潘多拉匣底。

如今,人类当然不再要靠神话来安慰自己。人类与人类的嫉妒已经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岁月。潘多拉匣子之谜虽仍未完全揭开,但人类却已经成长为地球的主人,其智慧与潜能一旦充分发挥出来,找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曾经为全人类创作了极富诱惑力、极具哲理性的潘多拉故事的古希腊人,其后代又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潘多拉匣子,并以其水晶般的透彻,喻示着“希望”之所在。

二 让黑猩猩古阿与儿子一起生活 ——西方学者以多种方式研究人类之妒

为重新打开潘多拉,国外的许多学者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

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执教心理学课程的年轻副教授凯洛格博士,饲养

了一只活泼可爱的雌性黑猩猩,取名古阿。他的饲养不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日子,而是为了观察和研究人类的嫉妒与动物的嫉妒,比较它们相同与不同的特点。

他大胆地把自己才出世不久的儿子唐纳,同这只与儿子同龄的小猩猩放在一处生活。为便于比较,基本上用同一种方式抚养。儿子唐纳与七个半月大的小猩猩古阿一直共同生活到一岁零四个月,他(它)们的嫉妒从无到有,从单纯到复杂,凯洛格博士都有详细的比较观察和认真记录,并最终完成了一份颇有价值的嫉妒实验报告。这份 20 世纪 30 年代完成的报告的具体内容,笔者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里予以评述。

这是国外学者投身嫉妒之研究的一个令人兴奋的镜头,反映了国外嫉妒之研究的一个侧面。研究的另一个侧面却不是那么令人兴奋的。

许多学者抱怨,愿意进行嫉妒之研究的学者太少,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则更少。美国行为科学家杰弗·博里克博士就直率地指出,虽然嫉妒像鸡瘟一样普遍存在,但在全部心理学文献中,深入研究它的文章却少得可怜。自 20 世纪 40 年代便孤军深入地研究嫉妒问题的奥地利学者赫尔穆特·舍克教授,在他于 60 年代完成的一部著作中表述了同样的看法:“鉴于嫉妒在人类生存当中的这种明显作用,以及在事实上为了弄清楚嫉妒是怎么回事,并不需要发明某种新的认识机器,所以当人们看到专门论述嫉妒的著作数量是那么少,就会感到这是一种很引人注目的事情。”据舍克教授的了解,自 16 世纪英国学者弗兰西斯·培根那篇著名的散文随笔《论嫉妒》问世以来,300 年后只有一位法国作家欧仁·雷加写过一篇不出名的关于嫉妒的论文(舍克:《嫉妒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2 页),其他,便只有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只言片语了。舍克教授对于 300 年来嫉妒之研究状况的认识,基本是正确的。不过应予以指出的是,这 300 年间,中国明、清两代有几位学者写了多篇有关嫉妒的文章,舍克先生并没有看到,而这几篇文章在中国还是颇有影响的。

对于嫉妒的研究,这种不正常状况的形成,西方学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目前尚没有比较科学的方法展开准确的研究

嫉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主要是心理现象和比较隐晦的个体行为。嫉



妒常常伴随着孤独,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家,大都回避这两种现象(嫉妒和孤独),因为这两种情感比较难以准确定义,而且引起嫉妒和孤独的原因也实在太多。至于情绪(情感)的实验研究,目前还很不成熟。相对于情绪的复杂性,其研究手段甚至还很“幼稚”。

二、很少有嫉妒者愿意向研究人员真正敞开心扉

这一方面固然与某些嫉妒者根本不承认自己有嫉妒,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有关;另一方面还与即使嫉妒者自己在心中承认,却没有勇气向他人承认有关。嫉妒在传统上历来被认为是可耻的、不道德的。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民族,甚至把嫉妒视作癌症一样危险的疾病,人们都小心地防备它,避免自己和所在的群体受到它的侵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压力之下,嫉妒者总要设法掩饰自己的嫉妒,绝不会向任何人敞开自己的心扉。

三、嫉妒这个题目是令研究者难堪、让研究者痛苦的难题,许多研究者知难而退

研究嫉妒就难免要深入人们的某些阴暗心理,暴露与分析某些人潜藏着的不愿启齿的痛苦和可能并不光彩的行为,这不仅会使一般的嫉妒者更加痛苦,而且会使那些主观上想摆脱嫉妒,却总也无法摆脱的嫉妒者倍感苦涩。因此,戳人“伤疤”的研究者便处于进退两难的难堪境地。日本学者诧摩武俊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完成他近八万字的通俗读物《嫉妒心理学》时,深有感触地说道,以嫉妒为专门研究的心理报告少之又少,是因为“没有人敢于公开报告其研究结果”,所以也“从无一本书”对嫉妒“作一系列的剖析”(诧摩武俊:《嫉妒心理学·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9 页)。

四、认为研究结果可能引发某种“爆炸性”的政治后果,研究者只好退避三舍

研究嫉妒会引发某种政治后果,而且“是极其富有爆炸性的”后果,这是舍克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向我们透露的。尽管数千年来人们大多总是不断揭露和谴责嫉妒的消极、破坏作用,而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却也有不少学者,如某些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则提出自己的另外一种看法,那就是谨慎地指出嫉妒的某种非传统的作用,认为嫉妒是一种“必要的社会警告手

段”、“社会监督机能”,甚至提出,“如果人们之间不存在嫉妒,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的观点。于是,嫉妒与社会公正、嫉妒与社会福利政策、嫉妒与“社会变化交替”等均存在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系了,而政治家们似乎也“心有灵犀”。这就苦了研究者,他们稍不留神,就可能会捅着马蜂窝,触犯众怒,惹来政治麻烦。研究者只好避开嫉妒这个概念,在文章中以其他概念来掩饰、替代。不过,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任何报道能够证实舍克教授的判断,要么问题并没有如此严重,要么一些研究者已被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吓跑了。

作为一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至 50 年代末的一段时期,在英国的公众生活中展开过一场持续十多年的有关“嫉妒与平等”的公开大讨论,多种传播媒体如《旁观者》、《时代与潮流》等杂志,纷纷发表读者来信、专家文章和讽刺性短评。讨论之热烈,时间之长久,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和嫉妒研究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据说,争论最初是由执政的工党政府在 1945 年至 1951 年推行绝对“平等主义”和“平均主义”措施所引起的。在野的保守党也不敢触犯这些以平等名义出现的措施和有关机构,保守党的忍让态度使争论更趋激烈。传媒指责,有人利用嫉妒和平等要求作掩护,为个人或政党谋取合法地位。英国的这场马拉松式的“嫉妒讨论”一结束,1960 年就推出了一部“讨论嫉妒”的讽刺幻想小说——《表面的公正》(作者 L.P.哈特利),书中“嫉妒被视为个人苦恼和社会冲突的唯一起因”。这个幻想的社会,最重视的就是避免嫉妒。试举一例:容貌出众者和丑陋者均须去国家设立的“面貌均等中心”手术,通过整容,使前者容貌降等,后者升格。如逃避手术,便要面对众多嫉妒者向“均等中心”提出的控诉。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瞠目。作者的矛头直指政府让嫉妒合法化的政策措施。

英国的这场公众讨论,在嫉妒之研究上虽然并未产生任何学术成果,倒是引起了人们对嫉妒的广泛思考。

总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困难、研究手段的欠缺,以及研究后果的难以预料,确实妨碍了学者们对嫉妒的研究。

然而,正是因为困难,数十年间却也吸引了一批不畏困难、敢于向困难挑战的研究者。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美国学术界开始出现了某些变化,“对‘嫉妒’的研究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美]布恩哈特:《嫉妒·导言》,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第 1 页),一些著作先后问世。其中最



著名的是美国一位曾获得心理学学位的女作家南希·弗莱迪所写的大胆描述自己心理体验的非小说类畅销书——《我与妒忌》。作者将写这本书视为认识嫉妒、不再自闭,重获自由的开端([美]南希·弗莱迪:《我与妒忌》,文汇出版社,2002年,第8页)。各国学者们也以多种手段、多种方式去从事内容广泛的嫉妒之研究,他们认为:“现在是人们彼此交流嫉妒体验,以达到互相帮助和情感平衡的时候了。”下面,我们大体从研究的对象和目的、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两个方面来了解国外嫉妒之研究的概况。

一、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首先,关于动物的嫉妒研究。这种研究实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米恩斯·耶斯基教授,于设在佛罗里达的灵长类研究所里进行过,实验内容是动物界是否也存在着如人类那样的避免嫉妒的现象;还有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库勒,把成年雌性黑猩猩特赛拉放在其他动物群中进行嫉妒观察,并做了极为有趣的观察记录;再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凯洛格博士进行的幼儿与幼猩的对比观察。他们的共同目的,不外乎是想证实,人的嫉妒是否是一种动物本能,以及与进化有何关系。

其次,关于儿童的嫉妒研究。西方各国几乎均有关于儿童嫉妒的研究报道。密执安医学中心大学儿童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学教授斯蒂文·弗兰克尔博士和伊文·谢里克,用比较传统的方法对嫉妒的发展过程进行长期研究,观察儿童0—5岁之间羡慕情感和嫉妒情感的相互联系,研究羡慕转化成嫉妒的条件。希腊《每日新闻》在1993年1月,曾报道该国心理学家乔治·卡纳斯基对儿童嫉妒心理的研究,提出充分理解与正确对待孩子嫉妒心理应有的态度和方法,指出某些不可取的做法会导致儿童埋下嫉妒的种子,甚至保持终生。日本心理学家比较系统地观察、研究了从幼儿直至少年,从家庭直至学校等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人际关系间的少年儿童的嫉妒表现与特点。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和教育家艾尔弗雷德·阿德勒在一次学术报告中介绍过他研究的一个病例:一个8岁小女孩因嫉妒和嫉恨转移,自6岁起曾三次谋杀她的妹妹和邻家孩子。据他的研究,儿童的嫉恨性格有可能延续终生。这与希腊学者的观点一致。还有一些国家的学者,研究同胞之间的排行与嫉妒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有关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儿童嫉妒产生规律及特点的研究,目的既是探究嫉妒与本能的关